

# 小学文化的家庭主妇却成医药代表追逐对象

## 两年收入30余万,她抱的是药剂科大姑子的腿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永检

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妇,银行账户里靠什么可以每月收到少则三四千多则上万元的“工资”? 靠的是——大姑子。而且,这位弟媳妇靠着大姑子在医院里身居要位,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账户里累积起30余万元。

6月19日,由永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某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在永嘉县法院公开审理。

该案是永嘉县检察院反贪局转隶前自行发现并查办的案件,也是新设立的永嘉县监察委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第一案。

### 她小学文化且无工作 但医药代表却争抢着找上门

刘某,1978年出生,是永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小学文化,没有正式工作,但她却有一个在医院药剂科当主任的大姑子郑某(另案处理)。

郑某曾是永嘉县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事委员会副主任。作为药剂科主要负责人,她负责受理医药代表提交的药品申请,并进行初步审核,之后再由药剂科提交药事委员会讨论表决。当然,有郑某药剂科主任和药事委员会副主任“一肩挑”的特殊职位,一般情况下,药剂科提交的药品申请,药事委员会都会表决通过。

但是,要打入永嘉县人民医院这样综合性大医院的用药库,何其难? 很多医药代表坦言,想把一种普通、同类同种药品多、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药排进大医院,没有人脉,是很困难的。

于是,医药代表们纷纷下起苦功,在茫茫人海里撒下大网找寻能帮他们打开医院药剂科大门的“关键人物”,于是刘某就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而对郑某来说,眼见这么多药商挤上门,又深知药品进入医院大规模使用后将产生大额利润,肥水不流外人田,她就想到了弟媳妇刘某。

刘某没有工作,给医药代表帮起忙来也就无所顾忌。加上她又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面对医药代表许下的丰厚的回报承诺,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刘某说,因为自己没有事做,大姑子郑某就介绍了一些医药商给她,比如杭州某医药公司分管温州地区的招商经理李某说,2014年时他想把一种名为氯沙坦的高血压药打入永嘉市场,但一直打不进。后几经打听,他把这种药的销售权转交给了刘某。有了刘某的运作,该药很快就进入了永嘉县人民医院的采购目录。

“医生每开出一盒氯沙坦,就会产生利润。”李某说,公司根据永嘉县人民医院的采购量分配纯利润,其中他自己只留下每盒1元钱的利润作为佣金,其余17元/盒的利润都给刘某,每月打到刘某的银行卡上。两年间,公司总共转账给刘某七八万元。而且,李某还说,这样的利润分配,现在已经是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谁有能力把药品打进医院,谁就拿利润里的大头。

药商张某也表示,他自己无法将自己公司的肾衰宁和赖氨葡锌两种药打入永嘉市场,后来也是托刘某帮忙才把药放进了人民医院的采购目录。而刘某不花一分钱,就可以从中收取利润:一盒售价39元的肾衰宁,每卖出一盒,刘某可以净拿18元;售价35.12元的赖氨葡锌,刘某一盒可以净赚17元。就这样,医院用药的利润提成源源不断地打到了刘某的银行卡上。

永嘉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2014年至2016年9月,刘



某利用郑某担任永嘉县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事委员会副主任,审核新购入药品和管理医院药品使用的便利条件,在永嘉县人民医院药品的选择、采购上给予医药代表林某、张某、李某等人关照,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事后,刘某以药品利润分成的方式收受林某、张某、李某所送的财物,共计32万余元。

对于自己收到的巨额“好处费”,刘某表示,逢年过节她会买些月饼、蛋糕券之类的送给开药的医生,其他都被她用于家庭开支了。

办案检察官认为,涉案的郑某系永嘉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使用其药剂科主任及药事管理委员会职权属于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刘某是郑某的弟媳妇,属于郑某的近亲属,刘某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刑法,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本案法庭未当庭宣判。

# “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

## 诈骗团伙以恋爱名义施骗,成员被强制“洗脑”

 通讯员 徐飞燕 郁真

“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这是桐乡警方近日在陕西宝鸡一诈骗窝点发现的“心灵鸡汤”,而该诈骗团伙通过固定话术,在网络上以“恋爱”为名,让全国各地不少男性栽了跟斗。

昨天,桐乡警方透露,该案侦破历时2个多月,警方出动警力100余人,远赴外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3人,捣毁诈骗窝点4个,91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 网恋名义肆意诈骗

小张是云南昭通人,在桐乡大麻打工。今年3月底,他通过“有缘网”交了一名女网友。对方自称“李海清”,居住在陕西省西安市。经过一段时间的网上交流后,小张发现自己挺喜欢这个善解人意、温柔贤惠的女生,于是两人开始网恋,并以“老公”“老婆”互称。



4月5日上午,两人聊天时,“女友”突然说想过来看他,但是没钱买火车票。当天中午,小张就给“女友”提供的银行卡号上打了300元。不过接下来的几天,小张并没有见到“女友”,而是接二连三地对方汇款。

“没钱吃饭了”“摔坏了别人手机要赔钱”“没钱住宾馆”……尽管女方有种种种借口他要钱,但沉浸在热恋中的小张只想着能早日见到女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两天内陆续给对方汇款7200元,可最终“女友”还是没出现。

4月7日,“女友”要求小张坐火车前往陕西西安找她。可到达西安后,小张却发现对方手机关机,QQ也不上线。焦急万分时,小张接到女友电话称她被人抓了,电话中,一名男子还向他讨要5000元钱。

此时,小张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立刻赶到火车站乘坐最早的火车回桐乡,并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 两月追踪揪出团伙

事实上,小张已经被诈骗团伙盯上,跟他谈了一个月恋爱的“女友”,其实是诈骗团伙中的一名男性,只有在需要微信语音交流时,团伙中的女成员才会跟他聊上几句。

接到报警后,桐乡警方立即展开侦查。然而,该案却揪出了一个隐藏的庞大犯罪团伙。

在对此案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一案例与近期高发的交友类电信诈骗手法十分相似。4月中旬,桐乡市

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并派出侦查员前往陕西省宝鸡市的一处电信诈骗窝点。深挖2个多月后,一个由传销组织变异而来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虽然摸清了团伙的结构和日常作息规律,但警方发现,该团伙在宝鸡市有4个窝点,窝点之间虽相距不远,但团伙成员的反跟踪意识较强,加上窝点附近时常留有多人看守,给抓捕带来一定困难。

为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制定了周详的抓捕方案,并派出警力连夜驰援陕西。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6月15日凌晨4时,100余名侦查员兵分四路,顺利控制住现场,一举捣毁诈骗窝点4个,抓获上百名涉案人员,现场缴获手机百余部、银行卡40余张、传销笔记本300余本。

### 90后被强制“洗脑”

“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人生学说三句话:算了、不要紧、会过去的”……在诈骗窝点,随处可见这样的“心灵鸡汤”。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一诈骗团伙中,绝大多数为90后,一开始他们也是被骗者,但误入该组织并被“洗脑”后,他们留了下来,并参与实施诈骗。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前期为一个传销组织,打着推销护肤品的旗号广招人员。之后,又以招聘电子产品、物流工作人员为由,以各种手段将应聘者骗至宝鸡,扩大“家庭群”,实施诈骗。

“在我们捣毁的4个窝点中,每个窝点都是10余人打地铺挤一个房间,诈骗头目号称这是体验艰苦生活。”办案民警说,刚被骗进组织的“家庭成员”也有想逃跑的,但被组织发现,就会被整天关在屋子里,所有证件全被没收。

期间,进入的新人会被一次次“洗脑”,学习诈骗技巧后,通过交友网站和聊天软件等工具进行诈骗。据悉,团伙中还有一名21岁的云南姑娘,原本还在上大学,去年暑假期间被网友骗到了宝鸡“洗脑”后,她办理了退学,并留下来参与其中。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